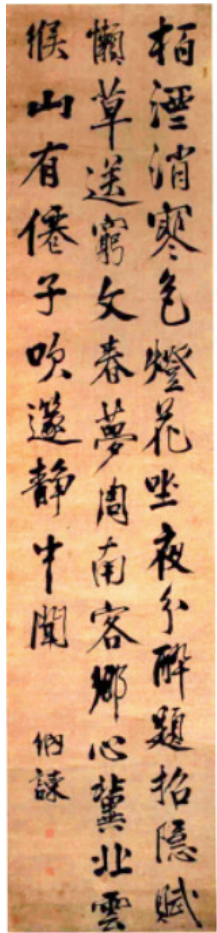


泰山书院文化的新史证

——《王纳谏墓志》中的“至道书院”

□ 周邦



王纳谏行书轴。
作者供图

泰山书院曾繁盛一时，但传世文献相对稀缺，致一些重要书院湮灭无闻。近日发现明代《王纳谏墓志》，补充了肥城历史上一处重要书院史实。《墓志》称：

（纳谏）移居近里崇果寺，以便定省。弱冠补邑庠，既廩有声，结同社友人，讲致知格物，而学问日进。邑侯马公经纶见而奇曰：“吾道有托矣！”聘泰山李还朴，为创至道书院以居。先生偕淄川王立极受业其中，质疑助长，殆无虚日，刻《讲余录》于肥，以公之世。

墓志中提到的“至道书院”，不见于历修《肥城县志》中，只有明人《泰山纪事》及《马经纶墓志》中提及此名。宋焘《泰山纪事·天集》云：“会肥侯经纶马公，创至道书院，远聘还朴（李汝桂）为宗主，以先生（王嘉宾）从。互相发明，涵育肥士。”朱国祯《马侍御（经纶）墓志铭》云：“辟至道书院，请泰安李先生汝桂主之，择学行八生，敷教里社，彬彬有武城弦歌风。”（清康熙刻本《前明河南道监察御史诚所公文集》附录）

参《王纳谏墓志》之记述，可以考见至道书院相关情况。

至道书院由肥城知县马经纶创设，聘泰山名儒李汝桂（号还朴）及其弟子王嘉宾为主讲。墓志

记王纳谏先入书院，后应甲午（1594年）省试。则书院创办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稍前。《泰山纪事·天集》“还朴李先生”条记云：“侍御马公经纶令肥城时，率所讲学门下士二百人，从学于先生。是时，先生年七十有八矣，谈说性命，自朝至暮，端坐俨然，神王色粹，曾无倦容。而其教人先要澹得下，使心空而不染，然后学问有所承受，道德性命之理，阐发悉至。”所描绘即为肥城讲道情景。汝桂有《示肥城诸友文》，题下有注：“知县马经纶请先生为诸生讲解，故有此文。”（康熙《肥城县志》卷下《诗文》）盖在至道书院时之所作也。另“至道”之名，系借自隆庆中山东提学邹善在济南明湖所建书院旧名，李汝桂为邹善亲传弟子，此院名实显示其宗师风承。

至道书院院址旧所不详，今据《王纳谏墓志》，其居崇果寺读书，为马经纶所赏，乃聘李汝桂创立书院，使受业其中。则书院奠处，即在崇果寺一带。如此推测成立，至道故址当在今肥城王庄镇海子村。

王纳谏系李汝桂门人。纳谏为肥城明代名宦，世居海子村，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举人，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进士。授直隶雄县知县。天启初忤阉宦降调，再起临汾

知县，未赴而卒。著有《史阁万年》《三国策删存》等。但其师承不详，今据墓志知其受学于李汝桂，同门则为淄川王立极（名建中，字立极，廩生，能文工诗。乾隆《淄川县志》卷五有传。汝桂《还朴心声》中多有与立极赠答诗文）。民国学者王亨豫曾撰《还朴弟子考》，考出少崖门人有张至发、王嘉宾、李朝聘、张邦彦等十五人，中无纳谏之名，今据《王纳谏墓志》可加补苴。

李汝桂著述有《教言讲余录》，但内容及成书、刊刻过程均不详。今据《王纳谏墓志》，知此书为王纳谏所镌，印于肥城。内容应为书院讲义文字。另墓志开篇所言“李泰山语录”，或即此书。

总之，《王纳谏墓志》的发现，为研究王（阳明）学名儒李汝桂生平及泰山书院发展史，均提供了新史材，价值较大。

另：《王纳谏墓志》今仅存半篇，撰书姓名均已佚去。今考志文有“余徵王先生世谱”，则撰志者亦王姓；又言“遗嘱唯琅琊知我”，时多以“琅琊”代指新城（今桓台）名族王氏。以时代、辈分、官职考之，撰志者似为新城王象春，日后可作进一步探讨。

《王纳谏墓志》承友人李武刚先生赐观，附致谢忱！

无花果树下

□ 刘水 文/图



蓝天下的枯树枝。

立秋前后，无花果熟了。

在院子一角，有一棵自生的无花果树，结了一树果实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发现果子不知被什么人摘了，枝头上的果子已经所剩无几，成熟的也被鸟啄过。

但就在这几天，我在两本书里却都发现了无花果的影子。

先是在《歌德谈话录》中。1824年3月30日，歌德与爱克曼谈到不同体裁的戏剧应在不同的舞台上演。把不伦不类的东西混在一起，会使听众无所适从。歌德如此比喻：“听众中各有各的要求和愿望，总是爱到经常得到满足的地方去满足。今天在这棵树上摘得无花果，明天再去摘，摘到的却是黑刺莓，这就不免扫兴了。爱吃黑刺莓的人会到荆棘丛中去摘。”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分众剧场建起来，让听众能各得其所，各取所需。

然后是尼采的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。《在幸福之岛上》，他写道：“无花果从树上落了下来，它们好甜美；当它们掉到地上的时候，裂开了皮。对于它们来说，我就是那阵使它们掉落的北风。”查拉图斯特拉让人们对待他的“教义”，就像吃无花果一样，去“喝它们的汁液，吃它们的果肉！”

我一直读不懂《查拉图斯特拉

如是说》，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说已经读懂。“我行走人类中间，如同行走在我预见的那种未来的碎片中一样。这就是我全部的创作和追求，把碎片、谜和可怕的偶然事件都组合在一起。如果人类不能成为诗人、猜谜者、对偶然的解脱者，那我如何也忍受不了成为‘人’的！”我困在他“碎片、谜和可怕的偶然事件”的组合里，就像一个“猜谜者”，或者是“拾荒者”？

我还是能不时感受到些什么，有时也会感动。就如偶尔抬头看一朵云，瞥见从云缝中透射出一束束光的瀑布，或者射出一道光亮的闪电，从云端“噼里啪啦”洒落一阵急雨下来。在品尝过无花果的甜美之后，我也会忍不住感叹：“我们的四周是多么的丰盈啊！从这种丰盈望出去，眺望遥远的大海，真美！”

喜欢查拉图斯特拉对大地的态度。“人类以及人类的大地是永远没有穷尽的未知世界。”在他眼里，“现在最为可怕的是亵渎大地，是将那无知的心看得比大地的意义还高！”他恳求人们：“忠实大地吧！不要相信那些向你们谈论超越大地之希望的人！”

在人与大地之间，人要“把迷失方向的美德领回到大地。是

的，将它们领回到身体与生命：让它赋予大地其意义，一种人的意义。”人，崇高者，“他应该像公牛一样做事，他的幸福应该散发出热爱大地的味道，而不是蔑视大地的气味。”他希望看到“他是一头白色的公牛，看它是怎样铆足劲儿、叫喊着拉着犁铧前行：它的叫喊声应该是赞美大地的一切！”而大地，“真的，大地应成为一个痊愈之地！大地四周已经被一种幸运之气味，以及一个新希望所布满！”所以，“我们应该爱大地。”

如果说侈谈对待大地的态度还显宏观和抽象，我们不妨沿着他的视线、脚步和思路，去看山上的一棵树，去登一座山，去看一次日出，去与万物交谈，去听一条蜥蜴爬动时的响声，去等待露水在夜里最安静的时候降临草地……

在山中，背靠一棵孤零零的树，他说：“其实，人和树的情况是相同的。他越是想生长到高处、光明处，他的根就越是深深地扎入土地里，越是向下生长，越是长到黑暗的深处，甚至进入到恶里面。”

与他一起登山，听他在不停地说：“学会不满足于自我而看到其他的东西，是很有必要的——这是登山者必不可少的。”